

晉書

22.11

晉書

唐房玄齡等撰

第四冊
卷三一至卷四五（傳）

中華書局

晉書卷三十一

列傳第一

后妃上

夫乾坤定位，男女流形，伉儷之義同歸，貴賤之名異等。若乃作配皇極，齊體紫宸，象玉牀之連後星，喻金波之合羲璧。爰自復古，是謂元妃；降及中年，乃稱王后。四人並列，光于帝譽之宮；二妃同降，著彼有虞之典。夏商以上，六宮之制，其詳靡得而聞焉。姬劉以降，五翟之規，其事可略而言矣。周禮，天子立一后、三夫人、九嬪、二十七世婦、八十一御妻，以聽王者內政。故婚義曰：「天子之與后，如日之與月，陰之與陽。」由斯而談，其所從來遠矣。故能母儀天寓，助宣王化，德均載物，比大坤維，宗廟歆其薦羞，穹壤俟其交泰。是以哲王垂憲，尤重造舟之禮；詩人立言，先獎葛覃之訓。後燭流景，所以裁其宴私；房樂希聲，是用節其容止。履端正本，抑斯之謂歟！若乃娉納有方，防閑有禮，肅尊儀而修四德，

體柔範而弘六義，陰教洽于宮闈，淑譽騰於區域。則玄雲入戶，上帝錫母萌之符；黃神降徵，坤靈贊壽丘之道，終能鼎祚惟永，胤嗣克昌。至若儷極虧閑，憑天作孽，倒裳衣于衽席，感眇側於弦望。則龍縈結釁，宗周鞠爲黍苗；燕尾挺災，隆漢墜其粉社矣。自曹劉內主，位以色登，甄衛之家，榮非德舉。淫荒挺性，蔑西郊之禮容；婉孌含辭，作南國之奇態。諛謁由斯外入，穢德於是內宣。椒掖播晨牝之風，蘭殿絕河雎之響。永言彤史，大練之範逾微；緬視青蒲，脫珥之猷替矣。晉承其末，與世污隆，宣皇創基，功弘而道屈；穆后一善，勸侔於十亂。泊乎世祖，始親選良家，既而帝掩紈扇，躬行請託。后採長白，實彰妒忌之情；賈納短青，竟踐覆亡之轍。得失遺跡，煥在綈綳，興滅所由，義同畫一。故列其本事，以爲后妃傳云。

宣穆張皇后

宣穆張皇后諱春華，河內平皋人也。父汪，魏粟邑令，母河內山氏，司徒濤之從祖姑也。后少有德行，智識過人，生景帝、文帝、平原王幹、南陽公主。

宣帝初辭魏武之命，託以風痹，嘗暴書，遇暴雨，不覺自起收之。家惟有一婢見之，后乃恐事泄致禍，遂手殺之以滅口，而親自執爨。帝由是重之。其後柏夫人有寵，后罕得進

見。帝嘗臥疾，后往省病。帝曰：「老物可憎，何煩出也！」后慚恚不食，將自殺，諸子亦不食。帝驚而致謝，后乃止。帝退而謂人曰：「老物不足惜，慮困我好兒耳！」

魏正始八年崩，時年五十九，葬洛陽高原陵，追贈廣平縣君。咸熙元年，追號宣穆妃。及武帝受禪，追尊爲皇后。

景懷夏侯皇后

景懷夏侯皇后諱徽，字媛容，沛國譙人也。父尙，魏征南大將軍，母曹氏，魏德陽鄉主。后雅有識度，帝每有所爲，必豫籌畫。魏明帝世，宣帝居上將之重，諸子並有雄才大略。后知帝非魏之純臣，而后既魏氏之甥，帝深忌之。青龍二年，遂以鳩崩，時年二十四，葬峻平陵。武帝登阼，初未追崇，弘訓太后每以爲言，泰始二年始加號諡。后無男，生五女。

景獻羊皇后

景獻羊皇后諱徽瑜，泰山南城人。父衡，上黨太守，后母陳留蔡氏，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。

后聰敏有才行。景懷皇后崩，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，見黜，復納后，無子。武

帝受禪，居弘訓宮，號弘訓太后。泰始九年，追贈蔡氏濟陽縣君，諡曰穆。咸寧四年，太后崩，時年六十五，祔葬峻平陵。

文明王皇后

文明王皇后諱元姬，東海郟人也。父肅，魏中領軍、蘭陵侯。

后年八歲，誦詩論，尤善喪服，苟有文義，目所一見，必貫於心。年九歲，遇母疾，扶持不捨左右，衣不解帶者久之。每先意候指，動中所適，由是父母令攝家事，每盡其理。祖朗甚愛異之，曰：「興吾家者，必此女也，惜不爲男矣！」年十二，朗薨，后哀戚哭泣，發于自然，其父益加敬異。

既笄，歸于文帝，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、齊獻王攸、城陽哀王兆、廣漢王廣德、京兆公主。后事舅姑盡婦道，謙沖接下，嬪御有序。及居父喪，身不勝衣，言與淚俱。時鍾會以才能見任，后每言于帝曰：「會見利忘義，好爲事端，寵過必亂，不可大任。」會後果反。

武帝受禪，尊爲皇太后，宮曰崇化。初置宮卿，重選其職，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，太僕劉原爲太僕，宗正曹楷爲少府。后雖處尊位，不忘素業，躬執紡績，器服無文，御浣濯之衣，食不參味。而敦睦九族，垂心萬物，言必典禮，浸潤不行。

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諡號，泰始三年下詔曰：「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，武宣有平原、博平之封，咸所以奉尊尊之敬，廣親親之恩也。故衛將軍、蘭陵景侯夫人 羊氏，含章體順，仁德醇備，內承世胃，出嬪大國，三從之行，率禮無違。仍遭不造，頻喪統嗣，撫育衆胤，克成家道。母儀之教，光于邦族，誕啓聖明，祚流萬國。而早世殂隕，不遇休寵。皇太后孝思蒸蒸，永慕罔極。朕感存遺訓，追遠傷懷。其封夫人爲縣君，依德紀諡，主者詳如舊典。」於是使使持節、謁者何融追諡爲平陽靖君。

四年，后崩，時年五十二，合葬崇陽陵。將遷祔，帝手疏后德行，命史官爲哀策曰：

明明先后，興我晉道。暉章淑問，以翼皇考。邁德宣猷，大業有造。貽慶孤矐，堂構是保。庶資復顧，永享難老。奄然登遐，棄我何早！沈哀罔訴，如何穹昊。嗚呼哀哉！

厥初生民，樹之惠康。帝遷明德，顧予先皇。天立厥配，我皇是光。作邦作對，德音無疆。愍予不弔，天篤降殃。日沒明夷，中年隕喪。焚焚在疚，永懷摧傷。尋惟景行，於穆不已。海岱降靈，世荷繁祉。永錫祚胤，篤生文母。誕膺純和，淑慎容止。質直不渝，體茲孝友。詩書是悅，禮籍是紀。三從無違，中饋允理。追惟先后，勞謙是尚。爰初在室，竭力致養。嬪于大邦，皇基是相。謚靜隆化，帝業以創。內敍嬪御，外

協時望。履信居順，德行洽暢。密勿無荒，劬勞克讓。崇儉抑華，沖素是放。雖享崇高，歡嘉未饗。胡寧棄之，我將曷仰？咨余不造，大罰薦臻。皇考背世，始踰三年。仰奉慈親，冀無後艱。凶災仍集，何辜於天。嗚呼哀哉！

靈輜鳳駕，設祖中閭。輶輶動軫，既往不追。哀哀皇妣，永潛靈暉。進攀梓宮，顧援素旂。屏營窮痛，誰告誰依？訴情贈策，以舒傷悲。尙或有聞，顧予孤遺。嗚呼哀哉！其後帝追慕不已，復下詔曰：「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，舅氏尊屬，鄭、劉二從母，先后至愛。每惟聖善，敦睦遺旨，渭陽之感，永懷靡及。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，邑各五百戶。」太康七年，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。

武元楊皇后

武元楊皇后諱艷，字瓊芝，弘農華陰人也。父文宗，〔見外戚傳〕母天水趙氏，早卒。后依舅家，舅妻仁愛，親乳養后，遣他人乳其子。及長，又隨後母段氏，依其家。

后少聰慧，善書，姿質美麗，閑於女工。有善相者嘗相后，當極貴，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。甚被寵遇，生毗陵悼王軌、惠帝、秦獻王柬、平陽、新豐、陽平公主。武帝即位，立爲皇后。有司奏依漢故事，皇后、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，而帝以非古典，不許。后追懷舅氏之

恩，顯官趙俊，納俊兄虞女榮於後宮爲夫人。

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，密以語后。后曰：「立嫡以長不以賢，豈可動乎？」初，賈充妻郭氏使賂后，求以女爲太子妃。及議太子婚，帝欲娶衛瓘女。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，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，上乃聽之。泰始中，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，先下書禁天下嫁娶，使宦者乘使車，給騶騎，馳傳州郡，召充選者使后揀擇。后性妒，惟取潔白長大，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。時卞藩女有美色，帝掩扇謂后曰：「卞氏女佳。」后曰：「藩三世后族，其女不可枉以卑位。」帝乃止。司徒李胤、鎮軍大將軍胡奮、廷尉諸葛沖、太僕臧權、侍中馮蓀、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。司、冀、兗、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，補良人以下。名家盛族子女，多敗衣瘁貌以避之。

及后有疾，見帝素幸胡夫人，恐後立之，慮太子不安。臨終，枕帝膝曰：「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，願陛下以備六宮。」因悲泣，帝流涕許之。泰始十年，崩於明光殿，絕于帝膝，時年三十七。詔曰：「皇后逮事先后，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，一旦殂隕，痛悼傷懷。每自以夙喪二親，於家門之情特隆。又有心欲改葬父祖，以頃者務崇儉約，初不有言，近垂困，說此意，情亦愍之。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，至時，主者供給葬事。賜諡母趙氏爲縣君，以繼母段氏爲鄉君。傳不云乎，『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』。且使亡者有知，尙或嘉之。」

于是有司卜吉，窀穸有期，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。其詞曰：

天地配序，成化兩儀。王假有家，道在伉儷。姜嫄佐譽，二妃興嬌。仰希古昔，冀亦同規。今胡不然，景命夙虧。嗚呼哀哉！

我應圖錄，統臨萬方。正位于內，實在嬪嬙。天作之合，駿發之祥。河嶽降靈，啓祚華陽。奕世豐衍，朱紉斯煌。纘女惟行，受命溥將。來翼家邦，憲度是常。緝熙陰教，德聲顯揚。昔我先妣，暉曜休光。后承前訓，奉述遺芳。宜嗣徽音，繼序無荒。如何不弔，背世隕喪。望齊無主，長去烝嘗。追懷永悼，率土摧傷。嗚呼哀哉！

陵兆既窆，將遷幽都。宵陳夙駕，元妃其徂。宮闈遏密，階庭空虛。設祖布紼，告駕啓塗。服翬榆狄，寄象容車。金路掩藹，裳帳不舒。千乘動軫，六驥躊躇。銘旌樹表，嬰柳雲敷。祁祁同軌，岌岌烝徒。孰不云懷，哀感萬夫。寧神虞卜，安體玄廬。土房陶篴，齊制遂初。依行紀誼，聲被八區。雖背明光，亦歸皇姑。沒而不朽，世德作謨。嗚呼哀哉！

乃葬于峻陽陵。

武悼楊皇后 左貴嬪 胡貴嬪 諸葛夫人

武悼楊皇后諱芷，字季蘭，小字男胤，元后從妹。父駿，別有傳。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。婉嫕有婦德，美映椒房，甚有寵。生渤海殤王，早薨，遂無子。太康九年，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，賜帛各有差。

太子妃賈氏妒忌，帝將廢之。后言於帝曰：「賈公閭有勳社稷，猶當數世宥之。賈妃親是其女，正復妒忌之間，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。」后又數誡厲妃，妃不知后之助已，因以致恨，謂后構之於帝，忿怨彌深。及帝崩，尊爲皇太后。賈后凶悖，忌后父駿執權，遂誣駿爲亂，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綏稱詔誅駿。內外隔塞，后題帛爲書，射之城外，曰「救太傅者有賞」，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。

駿既死，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。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，聽就后居止。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：「皇太后陰漸姦謀，圖危社稷，飛箭繫書，要募將士，同惡相濟，自絕于天。魯侯絕文姜，春秋所許，蓋以奉順祖宗，任至公於天下。陛下雖懷無已之情，臣下不敢奉詔。可宜敕王公于朝堂會議。」詔曰：「此大事，更詳之。」有司又奏：「駿藉外戚之資，居冢宰之任，陛下既居諒闇，委以重權，至乃陰圖凶逆，布樹私黨。皇太后內爲唇齒，協同逆謀，禍釁既彰，背捍詔命，阻兵負衆，血刃宮省，而復流書募衆，以獎凶黨，上背祖宗之靈，下絕億兆之望。昔文姜與亂，春秋所貶，呂宗叛戾，高后降配，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。」中書

監張華等以爲「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，今黨惡所親，」爲不母于聖世。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，曰武帝皇后，處之離宮，以全貴終之恩。」尚書令、下邳王晃等議曰：「皇太后與駿潛謀，欲危社稷，不可復奉承宗廟，配合先帝。宜貶尊號，廢詣金墉城。」于是有司奏：「請從晃等議，廢太后爲庶人。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，以奉承祖宗之命，稱萬國之望。至於諸所供奉，可順聖恩，務從豐厚。」詔不許。有司又固請，乃可之。又奏：「楊駿造亂，家屬應誅，詔原其妻龐命，以慰太后之心。今太后廢爲庶人，請以龐付廷尉行刑。」詔曰：「聽龐與庶人相隨。」有司希賈后旨，固請，乃從之。龐臨刑，太后抱持號叫，截髮稽顙，上表詣賈后稱妾，請全母命，不見省。初，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，賈后奪之，絕膳而崩，時年三十四，在位十五年。賈后又信妖巫，謂太后必訴冤先帝，乃覆而殯之，施諸厭劾符書藥物。

永嘉元年，追復尊號，別立廟，神主不配武帝。至成帝咸康七年，下詔使內外詳議。衛將軍虞潭議曰：「世祖武皇帝，光有四海，元皇后應乾作配。元后既崩，悼后繼作，至楊駿肆逆，禍延天母。孝懷皇帝追復號諡，豈不以鯀殛禹興，義在不替者乎！又太寧二年，臣忝宗正，帝譜泯棄，罔所循按。時博諮舊齒，以定昭穆，與故驃騎將軍華恒、尚書荀崧、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，尊號之重，一無改替。今聖上孝思，祇肅禋祀，詢及羣司，將以恢定大禮。臣輒思詳，伏見惠皇帝起居注、羣臣議奏，列駿作逆謀，危社稷，引魯之文姜，漢之呂后。臣

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，實爲父讐；呂后寵樹私戚，幾危劉氏，按此二事異于今日。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，和帝即位盡誅諸竇。當時議者欲貶竇后，及后之亡，欲不以禮葬。和帝以奉事十年，義不可違，臣子之道，務從豐厚，仁明之稱，表于往代。又見故尙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，稱繼母雖出，追服無改。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諡，還葬峻陵。此則母子道全，而廢事蕩革也。于時祭于弘訓之宮，未入太廟。蓋是事之未盡，非義典也。若以悼后復位爲宜，則應配食世祖，若以復之爲非，則譜諡宜闕，未有位號居正，而偏祠別室者也。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，特爲立廟者，此苟崇私情，有虧國典，則國譜帝諱，皆宜除棄，匪徒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廟也。」會稽王昱、中書監庾冰、中書令何充、尙書令諸葛恢、尙書謝廣、光祿勳留攢、丹楊尹殷融、護軍將軍馮懷、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譚議，由是太后配食武帝。

左貴嬪名芬。兄思，別有傳。

芬少好學，善綴文，名亞于思，武帝聞而納之。秦始八年，拜修儀。受詔作愁思之文，因爲離思賦曰：

生蓬戶之側陋兮，不閑習於文符。不見圖畫之妙像兮，不聞先哲之典謨。旣愚陋而寡識兮，謬忝廁于紫廬。非草苗之所處兮，恒怵惕以憂懼。懷思慕之切怛兮，兼始

終之萬慮。嗟隱憂之沈積兮，獨鬱結而靡訴。意慘憤而無聊兮，思纏綿以增慕。夜耿耿而不寐兮，魂憧憧而至曙。風騷騷而四起兮，霜皚皚而依庭。日晡曖而無光兮，氣劉慄以冽清。懷愁戚之多感兮，患涕淚之自零。

昔伯瑜之婉孌兮，每綵衣以娛親。悼今日之乖隔兮，奄與家爲參辰。豈相去之云遠兮，曾不盈乎數尋。何宮禁之清切兮，欲瞻覲而莫因。仰行雲以歎歔兮，涕流射而沾巾。惟屈原之哀感兮，嗟悲傷于離別。彼城闕之作詩兮，亦以日而喻月。況骨肉之相於兮，永緬邈而兩絕。長含哀而抱戚兮，仰蒼天而泣血。

亂曰：骨肉至親，化爲他人，永長辭兮。慘愴愁悲，夢想魂歸，見所思兮。驚寤號咷，心不自聊，泣漣洏兮。援筆抒情，涕淚增零，訴斯詩兮。

後爲貴嬪，姿陋無寵，以才德見禮。體羸多患，常居薄室，帝每遊華林，輒回輦過之。言及文義，辭對清華，左右侍聽，莫不稱美。

及元楊皇后崩，芬獻誄曰：

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，晉元皇后楊氏崩，嗚呼哀哉！昔有莘適殷，姜姬歸周，宣德中闡，徽音永流。樊衛二姬，匡齊翼楚，馬鄧兩妃，亦毗漢主。峨峨元后，光嬪晉宇。伉儷聖皇，比蹤往古。遭命不永，背陽即陰。六宮號咷，四海慟心。嗟余鄙妾，銜

恩特深。追慕三良，甘心自沈。何用存思？不忘德音。何用紀述？託辭翰林。乃作誄曰：

赫赫元后，出自有楊。奕世朱輪，耀彼華陽。惟嶽降神，顯茲禎祥。篤生英媛，休有烈光。含靈握文，異于庶姜。和暢春日，操厲秋霜。疾彼攸遂，敦此義方。率由四教，匪怠匪荒。行周六親，徽音顯揚。顯揚伊何？京室是臧。乃娉乃納，聿嬪聖皇。正位閨闈，惟德是將。鳴珮有節，發言有章。仰觀列圖，俯覽篇籍。顧問女史，咨詢竹帛。思媚皇姑，虔恭朝夕。允釐中饋，執事有恪。

于禮斯勞，于敬斯勤。雖曰齊聖，邁德日新。日新伊何，克廣弘仁。終溫且惠，帝妹是親。經緯六宮，罔不彌綸。羣妾惟仰，譬彼北辰。亦既青陽，鳴鳩告時。躬執桑曲，率導媵姬。修成蠶族，分繭理絲。女工是察，祭服是治。祇奉宗廟，永言孝思。于彼六行，靡不蹈之。皇英佐舜，塗山翼禹。惟衛惟樊，二霸是輔。明明我后，異世同矩。亦能有亂，^四謀及天府。內敷陰教，外毗陽化。綢繆庶正，密勿夙夜。恩從風翔，澤隨雨播。中外禔福，遐邇詠歌。

天祚貞吉，克昌克繁。則百斯慶，育聖育賢。教踰妊姁，訓邁姜嫄。堂堂太子，惟國之元。濟濟南陽，爲屏爲藩。本支蕃藹，四海蔭焉。徽斯皇妣，孰茲克臻。曰乾蓋

聰，曰聖允誠。積善之堂，五福所并。宜享高年，匪隕匪傾。如彭之齒，如聃之齡。云胡不造，于茲禍殃。〔五〕寢疾彌留，寤寐不康。巫咸聘術，和鵲奏方。祈禱無應，膏藥無良。形神將離，載昏載荒。奄忽崩殂，湮精滅光。哀哀太子，南陽繁昌。攀援不寐，擗踊摧傷。嗚呼哀哉！闔宮號咷，宇內震驚。奔者填衢，赴者塞庭。哀慟雷駭，流淚雨零。歔歔不已，若喪所生。

惟帝與后，契闊在昔。比翼白屋，雙飛紫閣。悼后傷后，早即窀穸。言斯既及，涕泗隕落。追惟我后，實聰實哲。通于性命，達于儉節。送終之禮，比素上世。縱無珍寶，哈無明月。潛輝梓宮，永背昭晰。臣妾哀號，同此斷絕。庭宇遏密，幽室增陰。空設幃帳，虛置衣衾。人亦有言，神道難尋。悠悠精爽，豈浮豈沈。豐奠日陳，冀魂之臨。就云元后，不聞其音。

乃議景行，景行已溢。〔六〕乃考龜筮，龜筮襲吉。爰定宅兆，克成玄室。魂之往矣，于以令日。仲秋之晨，啓明始出。星陳夙駕，靈輿結駟。其輿伊何？金根玉箱。其駟伊何？二駱雙黃。習習容車，朱服丹章。隱隱輻軒，弁絰總裳。華轂曜野，素蓋被原。方相伉伉，旌旒翻翻。輓童引歌，白驪鳴轅。觀者夾塗，士女涕漣。千乘萬騎，迄彼峻山。峻山峨峨，曾阜重阿。弘高顯敞，據洛背河。左瞻皇姑，右睇帝家。推存揆亡，明

神所嘉。諸姑姊妹，娣姒媵御。追送塵軌，號咷衢路。王侯卿士，雲會星布。羣官庶僚，綽蓋無數。咨嗟通夜，東方云曙。百祇奉迎，我后安厝。中外俱臨，同哀並慕。涕如連雲，淚如湛露。扃闔既闔，窈窈冥冥。有夜無晝，曷用其明。不封不樹，山坂同形。

昔后之崩，大火西流。寒往暑過，今亦孟秋。自我銜卹，儵忽一周。衣服將變，痛心若抽。逼彼禮制，惟以增憂。去此素衣，結戀靈丘。有始有終，天地之經。自非三光，誰能不零。存播令德，沒圖丹青。先哲之志，以此爲榮。溫溫元后，實宣慈焉。撫育羣生，恩惠滋焉。遺愛不已，永見思焉。懸名日月，垂萬春焉。嗚呼庶妾，感四時焉。言思言慕，涕漣洏焉。

咸寧二年，納悼后，芬于座受詔作頌，其辭曰：

峨峨華嶽，峻極泰清。巨靈導流，河瀆是經。惟瀆之神，惟嶽之靈。鍾于楊族，載育盛明。穆穆我后，應期挺生。含聰履詰，岐嶷夙成。如蘭之茂，如玉之榮。越在幼沖，休有令名。飛聲八極，翕習紫庭。超妊邈似，比德皇英。京室是嘉，備禮致聘。令月吉辰，百僚奉迎。周生歸韓，詩人是詠。我后戾止，車服暉映。登位太微，明德日盛。羣黎欣戴，函夏同慶。